這一次，出現在你眼前的是一個水泡，水泡中間包裹著一朵荷花，就跟秋的播種一樣，晶瑩剔透。

你伸手觸碰，水泡任由你的手穿過，指尖觸碰到荷花花瓣的那瞬間，你又一次陷入記憶中。

那種虛幻與真實互相撕扯的感覺又一次包裹了你。夏天的區域大多是磚頭砌成的建築，水道散布在房屋與街道中，毒辣的太陽高懸著，你感到炎熱。

你跟千白走在街道上，打量著四周。無人的小木船被繩索系在道路旁的石階邊，隨著漣漪的蕩漾起伏。這裡太過安靜，只有細小的水聲，你們沒有看到任何人影，彷彿這裡是座空城。

→這裡……本來就這樣嗎？

(無意義選項)

你忍不住問。

千白搖搖頭：「不，這裡應該是很多人的。夏天永遠都很熱鬧，唯有夜晚才會安靜下來，正常來講應該如此。」

你從窗口望向室內，一片昏暗，看不到甚麼。中午後，千白拉著你，在一個騎樓下坐著休息，就如同在秋天時一樣，她引導著你，做出決定。

天氣很快地陰了下來，傾盆大雨落下，沖刷著石磚路面。

最終，你決定找個房子看一下情況。

你們從窗戶爬進屋中，屋中灰塵遍布，似是閒置已久。你們往上探索，最終在臥房終看到床上的人們。

千白查看了他們的狀況，已經死了，卻彷彿在睡夢中死去那樣安然。

你們一連搜了好幾個屋子，都是如此。

→到底是？

(無意義選項)

「我也沒有頭緒……暫時沒有。夏的話，可能會知道甚麼，畢竟這裡是夏天。」

→那就先過去吧

(無意義選項)

雨很快就停下。千白帶著你，往城市的邊緣走去。建築消失在眼前，取而代之的是山壁間的瀑布，石路長滿了青苔，你們不得不慢慢行走。瀑布濺起的水花弄濕了衣裳，頭髮逐漸濕透，滴滴答答地落著水。

你們走過瀑布上的橋，繼續往上行走，最終來到了山頂。

出現在你眼前的是一大片湖。荷花在湖上綻放，荷葉連成一片，像是道路。四周飄著許多水泡，你不敢碰，那些水泡往上漂浮，然後破裂。千白踏上了荷葉，示意你跟著踏上來，這個荷葉真的可以讓人站上去嗎？基於對旅伴的信任，你踏了上去，訝異地發現荷葉甚至沒有沉下去半點。

你們一路走到湖中心，荷葉成了一個平台，一個女人坐在邊緣的地方，腳浸在水裡，長長的頭髮從肩上蔓延而下，拖曳到荷葉上。那頭頭髮的顏色像是荷花，而變成荷花花瓣的髮尾讓你確定，祂就是夏。

「真是好久不見……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妳怎麼來了？」夏問道，沒有回頭，只是指尖輕點水面。

「嚴格來說，這次不是我找妳。」千白朝你露出鼓勵性質的笑容。

→我受春所託，要去結束冬天。

→我是來拿播種的。

(不造成文本分岐)

「啊，原來如此，妳們還在進行那個無意義的嘗試。」夏漫不經心地說著，抬起手，水珠從指尖滴落。「有必要嗎。肉眼可見的結果……過往的紀錄都這麼說著。讓季節一代又一代更迭，只為了未曾成功的可能。」

→甚麼……？

(無意義選項)

「哈，結果『勇者』本人一無所知嗎。」祂站起身，抖了抖裙擺。「罷了。妳們不願面對的現實，就由我來訴說。」

夏回過身，你看見祂有著湖水般的清澈顏色的眼睛。你感覺祂很厭惡你，又或者是在厭惡其他甚麼，總之與你脫不了關係。

「你不是第一個，在先前，那兩個傢伙──或者說每代的春跟那個女人，總是一直嘗試著讓人通過『試煉』，妄圖以此終結冬天。但從未有人成功過，而用於開啟『試煉』的播種則會成為孕育新一代季節的種子。」

「季節不會輕易消亡，我們有很長、很長的壽命，之所以頻繁地更迭，還不都是因為這種愚蠢的嘗試。『試煉』本就是最終的手段，為了避免被隨意動用，自然設下了很高的門檻──一旦『試煉』開啟，給予播種的季節就會消亡。」

「告訴我，『勇者』，你還要繼續這個失敗的童話故事嗎？」

→這是結束冬天的唯一辦法

「真不愧是『勇者』啊。」夏譏諷著，然後大笑出來，又驀地止住。」

→……

「如此不堅定，還敢大言不慚。」夏說著，高傲地仰起頭。

(分歧結束)

「算了，多說無用。」祂往你們這邊踏來，明明荷葉上沒有水，卻有泛著光的漣漪擴散開來。你不自覺地緊繃，然後發現千白也是一樣警戒。

「你也跟著沉入夢中吧。沒有苦痛的死去，不用畏懼、不用害怕，死亡並不可怖，這是我能給予的最大的恩澤。」

「我會給予你解脫。」

夏笑了。

剎那間，攻擊從空中落下，千白拉著你閃避，堪堪躲過了攻擊。你定眼一看，那些插在荷葉上的，全是水化作的細針。不到幾秒，它們便全數化作無定型的水，回到湖中。

「不用逃。結局總會是一樣的。」

祂說著，四周的水開始起伏，一條條水帶襲向你們。你未曾戰鬥過，只能被千白拉著走，你沒有餘裕看清眼前的畫面，只是跟著千白不斷左彎右拐。

「『勇者』的特質就是喜歡無謂的掙扎嗎。」

夏抬起手。你感受到荷葉在晃動，千白似乎在朝你大喊著甚麼，但全被洶湧的水聲覆蓋。

湖水在你四周升起水幕，你與千白被隔絕開來。夏走到你面前，噙著笑，手緩緩附上你的脖子。

「無聊的扮家家酒該結束了。我沒有興趣，陪你們出演這場滑稽的戲劇。」

你在顫抖，本能的害怕。你的脖子被掐住，附在脖子上的手逐漸收緊，讓你喘不過氣，缺氧的大腦讓你意識模糊，眼前的畫面開始變成色塊，你無法多想……

然後，一切嘎然而止。

你喘著氣，感覺一切正在恢復。眼前模糊的畫面逐漸聚焦，千白擋在你面前，手裡拿著一把冰結成的劍。

周遭的水幕消失無蹤，只剩下荷葉上零散的冰塊。

「終於不裝了。」夏露出了誇張的笑容，如果只單聽聲音，一定會覺得祂十分愉悅。

「站起來。」千白背對著你，沒有回頭。分明是命令的語氣，卻一如既往地溫柔。

你站了起來，儘管還有點頭昏腦脹。

「保護好自己。」

千白說完，下一波攻擊也隨之到來。她好像甚麼都沒做，那些水便全數凍結，夏的攻擊被輕易堵住，你看見夏露出了不快的神色。

這是千白做為春的眷屬的力量嗎？但這力量……你不可避免地想起你的家鄉，那個沒有生機且無法令人逃離的雪之國度。

你並不需要做甚麼，因為夏顯然無暇顧及你。那些攻擊全數化作冰柱，然後碎成紛飛的粉末。

在那些冰碎末反射出的光雨中，你看到千白的劍刺進夏的體內，冰霜攀附上祂的身軀，限制了祂的行動。

千白輕輕點了一下夏的額頭，你看到一個水泡浮出，裡頭包裹著蓮花。她鬆開冰劍，捧起水泡，任由冰霜在夏的臉龐凝結。

「憑甚麼，要為了妳們，奉獻我的性命……」

夏的聲音傳來，你看到她眼中盛滿不甘。

「我僅僅只是，想要，待在這個，屬於我的……」

夏沒了聲息。

「走吧。」千白說著，神色中帶了點猶疑。「……她之後就會掙脫了吧。我們還是先離開吧。」

你跟千白走出季域，只留下背影。

在你意識到自己看到自己背影的那瞬間，不協調感將你拉回了現實。

你睜開了眼。這一次，你自己先爬了起來。

窒息的恐懼感還環繞著你，似是感受到你的驚慌，千白拍著你的背，直到你逐漸平復。

你看著她，她也看著你。

……她會回答你所有疑問的。

→那些沉睡的人到底是？

「夏的能力是夢。她認為冬天遍布世界已經是必然的結局，對她來說，『試煉』是必然會失敗的，所以她覺得與其清醒地迎接冬天的到來，不如就那樣在睡夢中死去，即使冬天沒在這代侵蝕夏天，也不會有後代需要因此痛苦掙扎而亡。」

「……因為，也不會再有後代。」

千白嘆息。

「過去，確實有許多人挑戰『試煉』，並失敗了。但即便如此，也還不到放棄的時候。你已經過了其中兩關，我相信你會成功。」

「我不知道夏是從何處知道這些……也許是過往夏天留下的紀錄吧，但也無從確認。」

「至於那些人民……我們來的太晚，好幾年不吃不喝，沒人能夠活著的。」

「那裡，已經是座無人之城了。」

你想起那死寂的城市。

→妳的力量……

「……我實際上，並不是春的眷屬。」

「我的力量來自冬，是從冬天去到春天的。我做著春的眷屬會做的事，也以這個身分生活著，某方面來說，我確實是春的祭司。」

「我在冬天看到人們艱難的生活。食物的匱乏讓無數人死於飢餓，風雪的冷峻讓無數人死於寒冬，在冬天還活著的人已了了無幾，暴風雪讓前往其他區域十分艱難，現在還在冬天的人，已經難以逃走。」

「就是因為看到這樣的狀況，我才想殺死冬。所以我跨越了風雪，來到春天，我與春一同尋找殺死冬的方法，希望將一切導回正軌。」

「我與你有著相同的目標。我曾經與你保證過，我現在在這裡在一次道出誓言。」

「我不會傷害你，我也絕對不會向你說謊。」

你從千白的眼中看見了認真與堅定。

是了，就是當初離開夏天時的這個誓言，讓你信任這個與你一同經歷許多的夥伴。

你相信她。

→夏天與人民？

「夏天看待夏的方式，是將其視作『傳說』。」

「對他們來說，夏並不會與他們的生活有直接的交集，也不是需要敬拜的對象。夏更像是他們文化中的一部份，密不可分、卻不是不可或缺。」

「與之相對的，也衍生出了一些因夏而生的節日。他們會在那些節日中歡笑慶祝，那時候的夏天最為熱鬧。」

千白說著，不自覺勾起嘴角。

「夏天是貿易往來十分繁榮的地區，可惜了……」

「那樣繁華熱鬧的城市啊……如今也，消失在時光中了。」

千白的笑容已然褪去。

→可以了。

(繼續文本)

「雖然之前已經說過了……但我還是想再說一次。抱歉啊，隱瞞你這些，只是對我來說，我的力量來自冬這件事，還是越少人知道越好。」

「……抱歉。」千白愧疚地看著你。

你搖了搖頭，示意她你並不介意。

接受了千白修整一下的提議，你回到大廳，好好吃上一餐。吃完後，你忍不住在桌上趴著睡去。

一開始醒來的不安感已經消逝殆盡，秋天、夏天……你的記憶已經想起許多，與千白相處就像過往旅行時那樣，令人安心。

你的意識逐漸朦朧，陷入夢鄉。

你夢到小時候看到的那大片大片的風雪，手指凍的發紅。沒有食物，父母也在艱難的環境中死去，雪厚的像是要將你掩埋。

好冷、好冷……

在朦朧間，有一雙手撫上你的臉頰，那雙手沒什麼溫度，將你輕輕抱起。你沒有力氣睜開眼，最終意識歸於黑暗。

但你感受到，周身在逐漸地，溫暖起來。

……千白是不是沒有跟你接觸過？你們所有的碰觸，都隔著衣服。

不知道為何，你突然想起這點，然後夢醒。

你睜開眼，轉了轉酸澀的脖子，然後直起身。有甚麼東西從你身上滑落，你下意識去撈，定睛一看，是條毯子。

是千白幫你蓋的。

將毯子粗略地摺好放在桌上，你在大廳四處看了看，不見千白蹤影。

你走出大廳，來到代表春天的房門前。千白就在那裡，看著那扇爬滿葛類的門，不知道在想甚麼。

大約是聽到你的腳步聲，千白轉過身，看向你。你對著她點點頭，推開春天的大門。

(解謎開始)

(結束解謎)

在你眼前出現的是一片葛葉。你捧起它，不協調感又一次地將你扯入回憶中。